

陆游词作鉴赏

乾道八年（1172）冬陆游离开南郑，第二年春天在成都任职，之后又在西川淹留了六年。据夏承焘《放翁词编年笺注》，此词就写于这段时间。杜鹃，在蜀也是常见的暮春而鸣。它又名杜宇、子规、鶇鷀，古人曾赋予它很多意义，蜀人更把它编成了一个哀凄动人的故事。（《成都记》：“望帝死，其魂化为鸟，名曰杜鹃。”）因此，这种鸟的啼鸣常引起人们的许多联想，住在蜀地的文士关于杜鹃的吟咏当然就更多，杜甫入蜀就有不少这样的作品。陆游在成都时的心情本来就不大好，再加上他“夜闻杜鹃”，自然会惊动敏感的心弦而思绪万千了。

“茅檐人静，蓬窗灯暗，春晚连江风雨。”“茅

· 2501 · 《宋词鉴赏大典》

檐”、“蓬窗”指其简陋的寓所。当然，陆游住所未必如此，这样写无非是形容客居的萧条，读者不必拘执。在这样的寓所里，“昏昏黄昏后，寂寂人定初”，坐在昏黄的灯下，他该是多么寂寥同时作者想象出“连江风雨”、“萧萧暗雨打窗声”。其愁绪便跃然纸上。

“林莺巢燕总无声，但月夜、常啼杜宇。”这时他听到了鹃啼，但又不直接写，而是先反衬一笔：莺燕无

声使得鹃啼显得分外清晰、刺耳；莺燕在早春显得特别活跃，一到晚春便“燕懒莺残”、悄然无声了，对这“无声”的怨悱，就是对“有声”的厌烦。“总”字传达出了那种怨责、无奈的情味。接着再泛写一笔：“但月夜、常啼杜宇。”“月夜”自然不是这个风雨之夜，月夜的鹃啼是很凄楚的——“又闻子规啼夜月，愁空山”（李白《蜀道难》）——何况是此时此境呢！“常啼”显出这刺激不是一天两天，这样写是为了加强此夜闻鹃的感受。

上片是写夜闻鹃鸣的环境，着重于气氛的渲染。杜鹃本来就是一种“悲鸟”，在这种环境气氛里啼鸣，更加使人感到愁苦不堪。接着下片就写愁苦情状及内心痛楚。

“催成清泪，惊残孤梦，又拣深枝飞去。”“孤

· 2502 · 《宋词鉴赏大典》

梦”点明。客中无聊，寄之于梦，偏又被“惊残”。

“催成清泪”，因啼声一声紧似一声，故曰“催”。就这样还不停息，“又拣深枝飞去”，继续它的哀鸣。

“又”，表明作者对鹃夜啼的无可奈何。杜甫《子规》写道：“客愁那听此，故作傍人低！”——客中愁闷时那能听这啼声，可是那杜鹃却似故意追着人飞！这里写的也是这种情况。鹃啼除了在总体上给人一种悲凄

之感、一种心理重负之外，还由于它的象征意义引起人们的种种联想。比如它在暮春啼鸣，使人觉得春天似乎是被它送走的，它的啼鸣常引起人们时序倏忽之感，如《离骚》“恐鹈鴂之先鸣兮，使夫百草为之不芳”。同时，这种鸟的鸣声好似说“不如归去”，因此又常引起人们的羁愁。所以作者在下面写道：“故山犹自不堪听，况半世、飘然羁旅！”“故山”，故乡。

“半世”，陆游至成都已是四十九岁，故说半世。这结尾的两句就把他此时闻鹃内心深层的意念揭示出来了。在故乡听鹃当然引不起羁愁，之所以“不堪听”，就是因为打动了岁月如流、志业未遂的心绪，而今坐客他乡更增加了一重羁愁，这里的“犹自……况”就是表示这种递进。《词林纪事》卷十一引《词统》云：

“去国离乡之感，触绪纷来，读之令人於邑”（於邑，
· 2503 · 《宋词鉴赏大典》

通呜咽）。解说还算切当，但是这里忽略了更重要的岁月蹉跎的感慨，这是需要加以注意的。如果联系一下作者此时的一段经历，我们就可以把这些意念揭示得更明白些。

陆游是在他四十六岁时来夔州任通判的，途中曾作诗道：“四方男子事，不敢恨飘零”（《夜思》），情绪还是不错的。两年后到南郑的王炎幕府里赞襄军事，

使他得以亲临前线，心情十分振奋。他曾身着戎装，参加过大散关的卫戍。这时他觉得王师北定中原有日，自己“英雄用武之地”的机会到了。可是好景不长，只半年多，王炎幕府被解散，自己也被调往成都，离开了如火如荼的前线生活，这当头一棒，是对作者的突如其来的打击可以想见。以后他辗转于西川各地，无路请缨，沉沦下僚，直到离蜀东归。由此看来，他的岁月蹉跎之感是融合了对功名的失意、对时局的忧患：“况半世、飘然羁旅！”从这痛切的语气里，可以体会出他对朝廷如此对待自己的严重不满。

陈廷焯比较推重这首词。《白雨斋词话》云：“放翁词，惟《鹊桥仙·夜闻杜鹃》一章，借物寓言，较他作为合乎古。”陈廷焯论词重视比兴、委曲、沉郁，这首词由闻鹃感兴，由表及里、由浅入深，曲折婉转

· 2504 · 《宋词鉴赏大典》

地传达了作者内心的苦闷，在构思上、表达上是比陆游其它一些作品进究些。但这仅是论词的一个方面的标准。放翁词大抵同于苏轼、辛弃疾之作，虽有些作品如陈氏所言“粗而不精”，但还是有不少激昂感慨、敷腴俊逸者，扬此抑彼就失之偏颇了。

清 商 怨

葭萌驿作

陆 游

江头日暮痛饮，

乍雪晴犹凜。

山驿凄凉，

灯昏人独寝。

鸳机新寄断锦，

叹往事、不堪重省。

梦破南楼，

绿云堆一枕。

· 2505 · 《宋词鉴赏大典》

陆游词作鉴赏

葭萌驿，位于四川剑阁附近，西傍嘉陵江（流经葭萌附近1172年，又名桔柏江），是蜀道上著名的古驿之一，作者有诗云：“乱山落日葭萌驿，古渡悲风桔柏江”（《有怀梁益旧游》）。乾道八年1172年陆游在四川宣抚使司（治所南郑，今陕西汉中）任职时，曾数次经过此地。按陆游是当年三月到任、十一月离任赴成都的，据词中所写情景应该是十一月间赴成都经过此地所写的。

上片写在这里留宿的情况，“江头日暮痛饮”，直赋其事，可见词人心中的不快。“痛饮”是排遣愁绪的意思。“乍雪晴犹凜”，衬写其景。斜光照积雪，愈

见其寒，由此雪后清寒正映出心境之寒。“山驿凄凉，灯昏人独寝。”由日暮写到夜宿，“凄凉”二字写出了词人独宿的滋味“灯昏”更可以看出词人的凄凉、寂寞。古驿孤灯，是旅中孤栖的典型的氛围，不少诗人词客都曾这样描写。白居易写过：“邯郸驿里逢冬至，抱膝灯前影伴身”（《邯郸冬至夜思家》）；秦观写过：“……风紧驿亭深闭。梦破鼠窥灯”（《如梦令》）。此词亦复如此，而且此处“灯昏”与前面日暮雪白映

· 2506 · 《宋词鉴赏大典》

照，更带有一层悲哀的色调。上片四句似信手拈来其实在层次、情景的组织上是很新巧的。

过片由“独寝”作相反联想。“鸳机新寄断锦，叹往事、不堪重省。”“鸳机”，是一种织具此句引用了前秦苏蕙织锦为回文诗寄赠其夫窦滔的故事，意思是自己心爱的人新近又寄来了书信。“往事”，指当初欢快相聚的时候“不堪重省”者有二，一是山长水阔难以重聚，二是此时凄清想起往日的温暖，更是难耐。后一种意味更切此时的“不堪”。虽则不堪，心偏向往，回避不了：“梦破南楼，绿云堆一枕。”这就是“往事”中的一事，当年同卧南楼，梦醒时见身边的她“绿云堆一枕”。“绿云”指的是女子秀美的鬓发，“堆”，形容头发蓬松、茂密之状这使人想起“鬓云

欲度香腮雪”、“绿窗残梦迷”（温庭筠《菩萨蛮》的句子，这是多么动人的情态啊！独宿的凄凉，使他想起往事；想起这件往事，可能加重了他的凄凉感，也可能使他的凄凉感在往事的玩味中消减，这就是人情的微妙处。“梦破”自是当年情事，我们也不妨将之与今日联系起来，当年的情事如果发生在今天，不同样是温馨一梦吗？今梦、昔梦连成一片，词家恍惚之笔，十分难得。赵翼云：放翁诗“结处必有兴会，有
· 2507 · 《宋词鉴赏大典》

意味”（《瓯北诗话》），此词也是这样。

此词当写羁旅愁思，将艳情打并进去，正显出愁思的深切温厚，宋词中如此表现颇为常见。下片所思人事，当有所源。同年春末词人由夔州调往南郑时经过此地曾写有《蝶恋花·离小益作》：

陌上箫声寒食近。雨过园林，花气浮芳润。千里斜阳钟欲螟，凭高望断南楼信。海角天涯行略尽。三十年间，无处无遗恨。天若有情终欲问，忍教霜点相思鬓？

“南楼信”云云亦是思念“南楼”女子，此女子是谁，现在已难以确考了

有人认为此词是比兴之作，“‘梦破’是说的幻梦应该是指由陇右进军长安，收复失地这一梦想）的破

灭，从表现看来，这里全写的男女之情，当日的欢爱，
……可是现在恩情断了，‘鸳机新寄断锦’，更没有挽回的余地。陆游在这个境界里，感到无限的凄凉。”

（《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》）第三卷《陆游》，参见《词学研究论文集·陆游的词》）这样的解说恐怕并不是词的本意。如果说，陆游由于从军南郑的失意，加深了心头的抑郁，使得他“在这个境界里”，更“感到无限的凄凉”，羁愁中渗进了政治失意的意绪，那

· 2508 · 《宋词鉴赏大典》

是可以理解的，也是很自然的；若字牵句合以求比兴，那就显得太机械了。至于以陆游此次是携眷同行为据，证实此词是“假托闺情写他自己政治心情”，那恐怕与文学创作规律及古人感情生活方式都相距甚远了。

水调歌头

多景楼

陆 游

江左占形胜，

最数古徐州。

连山如画，

佳处缥缈著危楼。

鼓角临风悲壮，

烽火连空明灭，

往事忆孙刘。

千里曜戈甲，

万灶宿貔貅。

· 2509 · 《宋词鉴赏大典》

露沾草，风落木，

岁方秋。

使君宏放，

谈笑洗尽古今愁。

不见襄阳登览，

磨灭游人无数，

遗恨黯难收。

叔子独千载，

名与汉江流。

陆游词作鉴赏

孝宗隆兴元年（1163 年）陆游三十九岁，以枢

密院编修官兼编类圣政所检讨官出任镇江府通判，次

年二月到任所。时金兵方踞淮北，镇江为江防前线。

多影楼在镇江北固山上甘露寺内。北固下滨大江，三

面环水，登楼遥望，淮南草木，历历可数。这年十月

初，陆游陪同知镇江府事方滋登楼游宴时，内心感叹

而写下此词赋。

· 2510 · 《宋词鉴赏大典》

词的上片追忆历史人物，下片写今日登临所怀，
全词发出了对古今的感慨之情，表现了作者强烈的爱国热情。

开始从多景楼的形势写起。自“江左”而“古徐州”，再“连山”，再“危楼”，镜头由大到小，由远到近，由鸟瞰到局部，最后大特写点题。这本来是描写景物常见的手法，陆游写来却更加具有特色。他选择滚滚长江、莽莽群山入画，衬出烟云缥缈、似有若无之产矗立着的一座高楼，摄山川之魄，为斯楼之骨，就使这“危楼”有了气象，有了精神。姜夔《所州慢》以“淮左名都，竹西佳处”开篇，同样步步推进，但情韵气象两者完全不同。陆词起则苍莽横空，气象森严；姜则指点名胜，用笔从容平缓。当然，这是由于两位词人各自不同的思想感情决定的。姜词一味低徊，纯乎黍离之悲，故发端纾缓；陆则寄意恢复，于悲壮中蓄雄健之气。他勾勒眼前江山，意在引出历史上的风流人物，故起则昂扬，承则慷慨，带起“鼓角”一层五句，追忆三国时代孙、刘合兵共破强曹的往事。烽火明灭，戈甲耀眼，军幕星罗，而以“连空”、“万灶”皴染，骤视之如在耳目之前，画面雄浑辽阔。加上鼓角随风，悲凉肃杀，更为这辽阔画面

配音刷色，与上一层的滚滚长江、莽莽群山互相呼应衬托，江山人物，相得益彰。这样，给人的感受就绝不是低徊于历史的风雨中，而是激起图强自振的勇气，黄戈跃马豪情。上片情景浑然一体，过拍处更是一派豪壮。

然而，孙刘已杳，天地悠悠，登台浩歌，难免怆然泣下，故换头处以九字为三顿，节奏峻急，露草风枝，绘出秋容惨淡，情绪稍转低沉。接下去“使君”两句又重新振起，展开今日俊彦登楼、宾主谈笑斥的场面，敷色再变明丽。“古今愁”启下结上。“古愁”启“襄阳登览”下意，“今愁”慨言当前。当前可愁之事实是太多了。前一年张浚北伐，兵溃符离，宋廷从此不敢言兵，是事之可愁者一。孝宗侈谈恢复，实则输币乞和，醜颜事金。“日者虽尝诏以縞素出师，而玉帛之使未尝不蹑其后”，是事之可愁者二。眼下自己又被逐出临安，到镇江去做通判，去君愈远，一片谋国这忠，永无以自达于庙堂之上，是事之可愁者三。君国身世之愁，纷至沓来，故重言之曰“古今愁”。但志士的心，并没有因此而灰心。事实上，山东、淮北来归者道路相望；金兵犯淮。淮之民渡江归宋若有数十万，可见民心是可以挽回的国事，也是可以解决

的。因此，虽烽烟未息，知府方滋就携群僚登楼谈笑风生。他的这种乐观情绪，洗尽了词兴心中的万千忧愁。这一层包孕的感情非常复杂，色彩声情，错综而富有层次，于苍凉中见明快，在飞扬外寄深沉。最后一层，用西晋大将羊祜（字点子）镇守襄阳，登临兴悲故事，以古况今，前三句抒发自己壮志难酬，抑压不平的心情。所云“襄阳遗恨”即是指羊祜志在灭吴而在生时未能亲手克敌完成此大业的遗恨词。意在这里略作一顿，然后以高唱转入歇拍，借羊祜劝勉方滋，希望他能象羊祜那样，为渡江北伐作好部署，建万世之奇勋，垂令名于千载，寄予一片希望。羊祜是晋人，与“古徐州”之为晋代地望回环相接，收足全篇。

这首词记一时兴会，寓千古兴亡，容量特大，感慨遥深，后来，张孝祥书而刻之于崖石，题记中有“慨然太息”之语；毛开次韵和歌，下片有“登临无尽，须信诗眼不供愁”之句。“诗眼不供愁”之句。

“诗眼不供愁”五字可以领会放翁有所期待、并未绝望的深心。二十五年之后，另一位豪放词人陈亮也曾以《念奴娇》赋多景楼，有“危楼还望，叹此意、今古几人曾会”的感慨万千之语。陈亮此阕，较之陆词更为横肆痛快。词人着眼，凝注大江，意者此江不应

视为南北天限，当长驱北伐，收复中原。与放翁之感慨抑郁者，意境大不相同。陈亮平生之怀，一寄于词，惯以词写政治见解。他这一阕《多景楼》，纯然议论战守，纵谈攻防，自六朝王谢互今之庙堂，特别是对那些倡言“南此有定势，吴楚之脆弱不足以争衡中原”的失败论者，明指直斥，豪无顾忌，其精神可流传千古。但作为文学作品讽诵玩味，终觉一泻无余，略输蕴藉风致，不如陆作之情景相生，万感横集，意境沉绵，三复不厌。借用近人陈匪石《声执》中两句话说，陈之词“气舒”，故“劲气直达，大开大阖”；陆之词“气敛”，故“潜气内转，百折千回”。陈如满弓劲放，陆则引而不发。陆较陈多积蓄，多意蕴，因此更显得沉著凝重，悲慨苍凉。

· 2514 · 《宋词鉴赏大典》

南 乡 子

陆 游

归梦寄吴檣，
水驿江程去路长。
想见芳洲初系缆，
斜阳，
烟树参差认武昌。
愁鬓点新霜，

曾是朝衣染御香。
重到故乡交旧少，
凄凉，却恐他乡胜故乡。

陆游词作鉴赏

淳熙五年（1178 年）春二月，陆游自蜀东归，秋
初抵武昌。这首词是作者在将要到武昌的船中所写的。
上片写行程及景色。“归梦寄吴樯，水驿江程去

· 2515 · 《宋词鉴赏大典》

路长。”写作者只身乘归吴的船只，虽经过了许多水
陆途程，但前路还很遥远。陆游在蜀的《秋思》诗，
已有“吴樯楚柁动归思，陇月巴云空复情”之句；动
身离蜀的《叙州》诗，又有“楚柁吴樯又远游，浣花
行乐梦西州”之句。屡言“吴樯”，无非指归吴的船
只。担忧前程的遥远，寄归梦于吴樯，也无非是表达
归吴急切的心情，希望船行顺利、迅速而已。妙在
“寄梦”一事，措语新奇，富有想象力，有如李白
诗之写“我寄愁心与明月”。“想见芳洲初系缆，斜阳，
烟树参差认武昌。”“想见”，是临近武昌时的设想。
武昌有江山草树之胜，崔颢《黄鹤楼》诗，有“晴川
历历汉阳树，芳草萋萋鹦鹉洲”之句。作者设想在傍
晚夕阳中船抵武昌，系缆于洲边上，必然能看见山上
山下，一片烟树参差起伏的胜景时的情景。单单一个

“认”字，便见是归途重游，已有前游印象，可以对照辨认。这三句，写景既美，又切武昌情况；用笔贴实凝炼，而又灵活有情韵。

下片抒情。“愁鬓点新霜，曾是朝衣染御香。”上句自叹年老，是年五十四岁；下句追思曾为朝官，离开朝廷已经很久。这次东归，是奉孝宗的召命，念旧思今，一样是前程难卜，感情复杂，滋味当然不会好

· 2516 · 《宋词鉴赏大典》

受。“朝衣”事，是从贾至《早朝大明宫呈两省僚友》“剑珮声随玉墀步，衣冠身惹御炉香”、岑参《寄左省杜拾遗》“晓随天仗入，暮惹御香归”中演化而出。下面三句，与上片结尾相同，也是运用了设想的手法。作客思乡，本是诗人描写晋王赞诗：“人情怀旧乡，客鸟思故林。”唐李商隐诗：“人生岂得长无谓，怀古思乡共白头。”陆游在蜀，也有思乡之句，如“久客天涯忆故园”、“故山空有梦魂归”等。这时作者在还乡途中，忽然想起：“重到故乡交旧少，凄凉，却恐他乡胜故乡”。意境新奇。这个意境，似源于杜甫《得舍弟消息》诗：“乱后谁归得？他乡胜故乡。”但杜甫说的是故乡遭乱，欲归不得，不如在他乡暂且安身，是对过去之事的比较；陆游说的是久别回乡，交旧多死亡离散的变化，怕比客居他乡所引起的寂寞

与伤感更大，是对未来之事的顾虑。语句相同，旨趣不同，着了“却恐”二字，更觉得这不是简单的沿袭。这未必就等于黄庭坚所说的“脱胎换骨”，而更可能是对各自生活感受的不谋而合。这种想归怕归的心情，内心是矛盾的，所以陆游到家之后，有时有“孤鹤归飞，再过辽天，换尽旧人”、“又岂料如今余此身”（《沁园春》）之叹；有时又有“营营端为谁”、“不
· 2517 · 《宋词鉴赏大典》

归真个痴”之喜。

这首词，精炼贴实之中，情景交至，设想新奇，虽词较短，但富有很深的意味。

诉衷情

陆 游

当年万里觅封侯，
匹马戍梁州。
关河梦断何处，
尘暗旧貂裘。
胡未灭，鬓先秋，
泪空流。
此生谁料，
心在天山，
身老沧洲。

陆游词作鉴赏

积贫积弱，日见窘迫的南宋是一个需要英雄的时代，但这又是一个英雄“过剩”的时代。陆游的一生以抗金复国为己任，无奈请缨无路，屡遭贬黜，晚年退居山阴，有志难申。“壮士凄凉闲处老，名花零落雨中看。”历史的秋意，时代的风雨，英雄的本色，艰难的现实，共同酿成了这一首悲壮沉郁的《诉衷情》。作这首词时，词人已年近七十，身处故地，未忘国忧，烈士暮年，雄心不已，这种高亢的政治热情，永不衰竭的爱国精神形成了词作风骨凛然的崇高美。但壮志不得实现，雄心无人理解，虽然“男儿到死心如铁”，无奈“报国欲死无战场”，这种深沉的压抑感又形成了词作中百折千回的悲剧情调。词作说尽忠愤，回肠荡气。

“当年万里觅封侯，匹马戍梁州”，开头两句，词人再现了往日壮志凌云，奔赴抗敌前线的勃勃英姿。

“当年”，指乾道八年（1172），在那时陆游来到南郑（今陕西汉中），投身到四川宣抚使王炎幕下。在前线，他曾亲自参加过对金兵的遭遇战。“觅封侯”用

班超投笔从戎、立功异域“以取封侯”的典故，写自